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三年春正月甲申朔

上御正朝受朝賀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封文

武群臣命婦朝

皇太后

皇后

命妃

命行在工部右侍郎黎澄月俸支全未澄前安南偽

主黎蒼之兄俘獲至京

太宗皇帝赦而用之初授工部主事

上即位陞郎中內臣有言其貧者遂陞侍郎至是復命月俸給全米云

丁亥

命都指揮僉事黃瑛張貴鎮守龍州憑祥坡疊等處聽總兵官都督山雲節制初命總兵官都督蕭授守徠坡疊至是黎利請罷兵息民復陳氏之嗣遂命授回貴州防禦而命瑛等守龍州勅瑛曰爾忠事朝廷盡忠邊圉多效勞勩朕甚嘉之故既陞爾之職今命爾專領土軍與張貴鎮守龍州憑祥坡疊等處徠徠徠御仍聽都督山雲節制爾等其益

據忠悃撫恤軍民慎固邊備以副朝廷眷任之重

勅授曰前命卿率領官軍備禦坡疊丘溫等處今允黎利之請復陳氏之嗣罷兵息民已命都指揮僉事黃瑛張貴等率兵守龍州於憑祥坡疊徠徠守備禦前命卿即率所領官軍仍回貴州防禦已丑享

太廟遣中官祭司戶之神

庚寅

勅緣邊守將各嚴守備迤北和寧王阿魯台所遣都指揮把禿兀思答里等陞辭遣指揮曹者赤帖木

兕與之偕行齋璽書諭阿魯台曰朕恭膺天命承

祖宗大位主宰生靈改元宣德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一切往事悉真不問念四海萬邦之人皆天所生
故上體天心一視同仁皆欲使之安生樂業王今
遣人朝貢陳詞誠懇深用嘉之夫

上天之心惟在受人人能順天天必祐之王宜益豈
堅至誠以共享太平之福於無窮今遣指揮曹者
亦帖木兒等賜王綵幣表裏各五十疋至可領也
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未能勝事遣使立

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為忠
義王俾同忠順王綏撫部屬遂賜二人綵幣表裏
并賜其母妻及都督都指揮木納以下有差

命都指揮康旺王肇舟佟答剌哈往奴兒干之地建
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并賜都司銀印一經歷司
銅印一一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有光起張
東南行至翼

辛卯
上御正朝文武群臣受誓戒

壬辰

上以歲事更新命自正月初一日以前文武群臣凡有過名悉除之俾圖自新遣內官亦失哈都指揮金聲白倫等賞勅及文綺表裏往奴兒干都司及海西弗提等衛賜勞頭目達達奴丑禿及野里歌只若阿等嘉其遣人朝貢也

癸巳

遣內官李信林春李貴郭泰等賞勅及金織文綺表裏往亦力把里別失把里亦昔濶哈烈馬綽兒八刺黑城把答失罕撒馬兒罕賽藍城掃郎城達

失干城失刺思亦思弗罕及坤城等處賜其王及頭目蓋嘉其遣使朝貢也以信等道過沙州亦斤蒙古二衛併賜掌衛事都指揮僉事因即來指揮薛迭古等金織文綺綵幣有差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有光起軫東南行至庫樓方止

甲午

大祀

天地于南郊

上還謁

皇太后畢出御正朝文武群臣行慶成禮夜有流

皇星大如鷄彈色青白有光起角東南行至游氣

乙未

立春順天府官進春

上御正朝文武群臣行賀禮 以大祀慶成大宴文

武群臣及四夷朝使

丙申

勅總兵官都督山雲曰凡廣西軍務一以委卿宜夙
夜盡心嚴固邊備撫綏得宜俾軍民相安於無事
用稱朕任使之意欽哉 四川總兵官都督同知
陳懷等奏松潘叛蠻已招撫復業遂勅懷等曰茲

聞蠻寇已靖卿等協謀盡力攻討撫綏咸得其宜

朕甚加之然此寇叛服不常雖由邊將失於撫綏

激其為亂亦由其素蓄逆心遂托此聚眾攻陷州

縣殺傷官軍肆行虜掠今既撫捕已定盡索其搶

去人口軍器等物給還有司及被虜之家庶可宥

其叛逆之罪若其不悛仍恃頑據險不還所掠之

物可乘此時督遣官軍與土軍蠻人併力摧殄使

不復萌異心然後邊方可以寧靜軍民可以久安

卿等功名亦垂於永遠須夙夜盡心善為區畫又

勅懷等曰卿等奏欲將松潘等衛所原屯旗軍取

回操守可更斟酌只取正軍其餘丁仍令屯田庶
幾兩不妨誤調到四川都司官軍准奏於內量存
各處守備事平之日令仍還原衛所缺能幹都指
揮及千百戶鎮撫已令兵部銓選成都中衛指揮
郭靖茂州衛千戶章恣陝西臨洮衛百戶艾貴初
與吳玉皆失機今俱宥其罪令復原職靖仍令守
疊溪千戶所待事平回衛恣仍守茂州衛左所貴
待寇平仍回臨洮凡四川陝西從征軍旗於四川
官庫內每人給與綿布二疋鄉等所領官軍俱出
力征戰有功及畏法退縮誤事者皆具名聞用憑

賞罰

丁酉

陞行在通政司通政使李嘉為北京刑部右侍郎
初嘉當

太宗皇帝靖內難時有守城功自序班累陞至通政
使至是

上念其老且久於任特優待之 以大嶽太和山玄

天玉虛宮提點任自垣為太常寺丞仍掌玉虛宮
事 賜陝西岷州衛刺麻失勞亂西寧衛刺麻
失刺監藏及疊州升朶簇故千戶恰卜子板的肖

皆吾等簇番僧簇頭目本卜節等鈔絲幣表裏襲
衣絹布有差

戊戌

上元節賜文武群臣宴

命通州衛指揮僉事夏春掌茂州衛隆慶左衛指揮
僉事吳迪掌威州守禦千戶所馳驛以往先是總
兵官都指揮陳懷奏威茂松疊四處皆臨邊要害
請遣都指揮指揮四人提督守備松潘時有指揮
使吳瑋疊溪有成都指揮僉事郭靖掌之故惟遣
春迪云

命亦力把里遣來使臣法黑者罕為都指揮僉事別
帖木兒為指揮僉事瓦刺使臣把把的為都指揮
僉事哈只兒火即吉為都指揮僉事哈密遣來使
臣滿刺亦蠻捨黑失馬黑麻為指揮僉事其下授
官有差悉賜冠帶

己亥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韓承順等進方物 賜朝
鮮國使臣文貴等鈔絲幣表裏紵絲襲衣有差雙
城衛指揮僉事兀丁歌阿刺山衛舍人阿刺孫等
來朝貢馬皆奏願居遼東自在州賜金織襲衣絲

幣鈔布仍命遼東都司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甘肅總兵官崇信伯費瓛有疾上言臣祖愚洪武
初為燕府左相後華相府改授燕山中護衛指揮
使臣父肅襲職臣繼之從

太宗皇帝征伐得備戎伍效微勞累陞至左都督
陛下即位封臣伯爵俾鎮邊城厚任重不能圖報而
臣以衰老之年近患喘疾恐在旦夕如臣不起還
葬故鄉跋涉遠道甚勞人力乞就葬日州令男鉉
守墓仍乞存房屋田地以供養贍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瓛事

皇祖

皇考效勞久矣其從之仍命太醫院遣良醫馳往視
療 貴州總兵官蕭授奏獲平浪長官司蠻賊紀
那等鞠治死於獄先是紀那等假稱土官聚黨據
本司副長官阿童故地劫殺諸寨授奏遣兵捕之
至是以獲聞 日生左右珥黃赤鮮明

庚子

女直野人頭目女隆加安成哥來朝貢馬 賜陝
西河州衛刺麻鎖南領占曲先衛都指揮同知散
即思所遣指揮僉事失刺罕等及烏思藏刺麻遠

丹等鈔綵幣表裏紵絲襲衣靴襪有差 遣勅撫
諭卜里牙愛馬王知院慌哈刺賜綵幣四表裏慌
哈刺在卜刺之地嘗遣使哈里爾馬山來進馬中
途為瓦刺所掠哈里爾馬山得脫至京師言慌哈
刺歸向之誠

上嘉而撫之至是遣歸故有是賜

辛丑

四川夔州府萬縣儒學訓導李譯言各處從祀先
賢名位多有差訛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實乖祀典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吳澂曰昔我

太祖皇帝斷自聖心大正神祇名號惟於先聖先賢
悉從其舊將以垂憲萬世豈可差謬其速考正頒
示天下 直隸蘇州府奏知府同知通判俱缺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蘇州大郡公務繁劇急選廉公
有才幹者任之貪暴厲民者不可用 行在工部
奏淮安修改漕運船所費不少

上諭之曰漕運國大事修船豈可惜費昔劉晏於江
淮造船皆豐其貨船成經久不壞其後有司慳吝
減損大半船遂脆薄漕運竟廢此事足為監戒

癸卯

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遣千戶谷谷
勿等周三萬衛百戶趙銷古奴等來朝貢馬 直
隸徽州府黟縣奏去年七月初旬民食艱甚已發
預備倉官穀二千六百五十四石有奇給貸饑民
二千一百一十一戶俟秋熟償官 夜有流星大
如盃色青白有光起大廚西北行至濁

甲辰

瓜哇國王揚惟西沙遣通事亞烈張顯文等來朝
貢方物 陸行在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呂俊為都
指揮僉事於府軍前衛帶俸 賜福餘等衛指揮

安出弟字齊等及原差招諭官軍千戶黃照化等
一百一十人鈔絹綵帛表裏紵絲衣服等物有差
以李齊等招諭初至也 日生背氣一道色青赤

鮮明

乙巳

亦力把里歪思正王遣使臣法虎兒丁等貢駝馬

丙午

遼東劄童衛指揮阿里哥來朝貢馬 陸儀真衛
正千戶王照化為指揮僉事 賜安定等衛指揮
同知果脫卜花及公差回還都指揮同知陳通等

三十五人紗絹綵幣表裏有差

丁未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奏前遣廷臣清理軍伍其間猶有未明白者請再遣官分行清理

上從之勅六科都給事中各道掌道監察御史曰軍政國之所重今欲遣朝臣周行天下清理軍伍必得公廉幹濟之人庶稱委任勅至爾等各推舉給事中監察御史十有四人具名來聞用分理茲事若所舉之人貪濁無能有誤軍務必併罪舉者邊將奏兀良哈之人往往於灤河牧馬請掩擊之

上曰虜犯邊當正其罪今未有犯姑遣人諭之於是是遣指揮僉事黃照化等齎勅諭曰爾等歸心朝廷恭修職貢往來生理有如一家蓋已久矣比聞爾之部屬逼近灤河兩岸牧馬邊將致疑已嚴兵以俟今特遣人齎勅往諭其遵守法度約束部伍不許纖毫侵越而朝貢如故庶爾等父母妻子安居無事永享太平之福

戊申

賜朝鮮國使臣韓承順等鈔綵幣表裏有差行在兵部奏請選授武官

上曰是皆因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年以來軍官子弟安於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官軍不能撫恤有司但知循例銓除一旦有警何以得人

祖宗時置武學教之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賞罰之法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效庶幾人知勸懲國家亦有賴焉又曰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母俾沉屈朔州知州張復奏舉軍中子弟楊鑑等二人有志操堪任使行在吏部言舊無舉武人子弟例

上曰古人出貧賤中任大事成大功者多有之安知軍伍中無才能者其召至京考察之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奏鹽池長樂等二堰損壞請役民修築

上命俟春種畢軍用工山東兗州府費縣奏本縣多山不通舟楫民輸糧草負荷甚艱近本府令發民一千八百餘人各備材木至寧陽縣等處修築圩塘疏浚河道通接往來緣去寧陽五百餘里山路崎嶇實難致力乞免其役從之

己酉

鞏昌府會寧縣里長老人三十三人詣闕言本縣知縣郭完廉潔正直愛民勤事今為姦民誣告其罪緣告者之家曾被責罰所言悉非實事乞留本官庶幾民不失望行在通政司以聞

上謂都御史劉觀曰孔子曰衆好之必察衆惡之必察今一人言其惡而衆人稱其善其令陝西按察司特與辯明毋為所罔

庚戌

行在刑部吏楊斌等言臣先克生員巡按御史考試患病昏怠措詞有舛例發克吏乞再考

上命行在吏部曰疾病人所有但奸偽亦不可不察宜嚴考之以杜僥倖

辛亥

直隸蘇州府吳縣巡檢譚復奏舉宋范文正公十
二世孫范希正端敏誠篤才堪撫民

上命行在吏部召用之因謂侍臣曰范仲淹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以此存心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三年二月癸丑朔

甲寅命兩廣巡撫陳瑄奏其妻不壽其妻一併
行在都察院各道及各六科其所舉清理軍伍監
察御史給事中姓名以聞於是命御史彭謙給事
中高舉往四川御史連均給事中楊鼎往順天順
德等八府御史趙儼給事中李蕃往河南御史羅
亨信給事中李錫往山西御史王璉給事中李庸
往浙江御史汪景明給事中彭璟往江西御史李
玄給事中孫確往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御史劉信

給事中武達往應天太平池州徽州寧國安慶廣
德等府州御史姚震給事中吳信往廣西御史裴
俊給事中李應庚往廣東御史陳貞叢給事中楊
中往揚州淮安鳳陽廬州滁州徐州等府州御史
賀敬給事中車遜往湖廣御史王俊得給事中丁
銑往山東御史尹崇高給事中吳澤往福建賜勅
諭之曰比以兵伍多缺特命廷臣分詣清理尚有
未盡命爾等往覓其事夫兵之不清其弊匪一有
匿情以苟免有無因而濫加必廉公勤明乃克有
濟爾等皆朕近臣其殫乃心恭乃命伴兵無欺隱

之弊民免非辜之撓朕則汝嘉汝或不恭命怠慢
貪黷棄公務私廢事而厲民必罰不貸欽哉後以
新定清理事例十一條通前八條榜示天下其增
定十一條一曰軍逃還鄉有詐偽死者有更名充
吏卒貼書倚官害民者有為僧道生員者有投豪
勢官民為家人佃戶行財生理者有隱其丁口寄
於別戶并於外境立民籍者並許自告改正違者
併其隣里及容隱之人俱如前例論罪二曰逃軍
有詐稱還鄉等名目寄住他所及兩京軍衛屯營
入烟輳集處隱藏影射以致原籍原衛兩無挨尋

者清理官員宜督令所在官司委官挨勘得獲及
本軍能自輸情者俱寄本處衛所收役仍將鄉貫
及原衛所官旗見在人口年甲備冊繳報如委官
不盡心挨勘逃軍頑不自首權勢之家欺隱如故
他人發覺追銀十兩以充賞資本軍及容隱之家
與不盡心官員隣里俱如前例問罪其例後逃者
首於一月之內仍送原衛違者依律治之三日軍
戶有恃豪強因充糧長里老每遇取丁輒賄賂官
吏及勾丁之人挾制小民細戶朦朧保勘亦有里
老俱係軍籍遞年互相欺隱不以實報者俱令自

首改正如仍前非事覺本軍發原衛各家罰充附
近衛所軍四曰山西各處抽丁等軍原選續解本
皆丁壯往往賄賂官旗以其幼弱私自輪替以致
軍伍不精若仍前弊令原籍官司里老究捕及同
伍人等指實以陳并其事內為弊之人俱如例論
罪五曰軍戶有全家逃竄近年取丁其里長隣佑
明知其處受賂容隱者俱限半月之內獲解或自
首免罪若過期首覺其軍調發邊衛里長隣人發
充附近衛所軍六曰因充及調衛旗軍有更易姓
鄉貫又隱其原籍衛所丁口不以實報其後或逃

或故衛所憑其原報生取有司回無名籍似此迷
失者多皆許自首以免本罪容其三月備資裝赴
伍若不自首被人發覺者其軍調烟瘴衛所仍選
戶丁以備原伍隣里容情如前例問斷七曰紀錄
軍丁年應赴伍而衛所離鄉千里之外者於^附近
衛所收役有司申達本部轉行原衛所除豁其伍
八曰軍士如戶絕有司及隣里從實保勘類冊具
奏即為除豁免致勾擾貽害平民若徇私欺隱以
有作無如例問罪九曰逃回旗軍已三犯者所在
官司捕審明白解京奏聞處決如律先選其戶內

丁壯補伍能自首者免罪令赴原伍十曰有司官
吏取軍官旗有賣放正軍擾害良民清理官及巡
按御史布政按察二司捕問明白送京定罪十一
曰各州縣勾解逃軍及捕後軍丁多於所在官司
冒給家人文引供送其家人不行隨送及到衛所
不一二月即將文引照身逃回原籍及影射各處
潛住或經商受僱於人者有之若此等者許三月
內赴官自首免與本罪仍赴原衛所著役故違不
首或事發挨究得出本犯發邊衛充軍戶下別選
壯丁一人補原伍兩隣里甲并有司虛出文引官

吏一體問罪賜瓜哇國通事亞烈張顯文等
鈔綵幣表裏有差行在通政使司奏雲南大姚
縣知縣高柴童考滿至京言中途遇風壞舟奏續
牌冊多為水污然無所在官司文憑照證當正以
不謹之罪

上曰雲南至京水陸萬里風濤之險出於不測豈人
力所能制此不必罪直隸河間府寧津縣民陳
諒妻孔氏一產二男一女行在禮部以聞命如例
給賜

乙卯賜

今上皇帝名且以璽書諭之曰朕為天下之君爾為
朕長子所以正國家之大本承萬年之天序皆在
爾今賜尔名為祈鎮夫祈者至大之義鎮者安
重撫定之道

宗社之尊海宇之廣民庶之繁所係甚重必有至大
之德用能膺之惟誠惟敬永奉
宗廟社稷惟寬惟仁弘福海宇民庶道德功用斯為
至大而上天之眷佑下民之歸戴皆本於斯尔其
敬之服膺惟永

丙辰

勅湖廣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凡
征進交趾在逃官軍俱宥其罪限兩月內各回原
籍衛所如仍舊逃不出擒獲至者必依軍法處治
宗 湖廣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奏叛寇
盤伯孫等遁入隣境廣西富州縣糾合獍賊常父
黎等聚眾劫掠出沒不常勅總兵官都督蕭授等
遣人諭以禍福悉令復業如其頑獷不服即量調
官軍勦之 行在兵部奏今遣御史給事中往各
處清理軍伍給事近侍之臣御史耳目之官嚮嘗
有同行而爭坐位者請正其序

上命以品級為序

丁巳以明日立

今上皇帝為皇太子

上親告

天地

宗廟

社稷遣北京國子監祭酒貝泰釋奠先師孔子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韓乞生等來朝貢方物

賜女直野人頭目女隆加安成哥等紗綵幣表裏

有差

戊午祭

太社女直遣官祭先農司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行
在吏部尚書蹇義為正副使持節冊立冊
今上皇帝為皇太子冊文曰朕荷
天地之眷佑嗣

祖宗之鴻業撫御天下祇懷永圖重惟承國家之統
係華夷之心必建元良以隆大本長子曰表英明
天資端重宜為儲副正位東宮今特授金冊金
寶立為皇太子惟敬以立德惟仁以興理親正人
以務正學體天心以德人心存之以至誠持之以
無逸用光紹我

宗社萬萬年尔惟敬之若詔天下曰朕承天序祇奉
寶圖惟古

祖宗積慶之隆衍本支於至盛惟帝皇統理之道建
儲副以為先長子曰表英明天資端重此者親王
文武群臣合誠奉表請立東宮于再于三言之切
至恭承至

皇太后聖訓國家大經宜循眾議今以冊寶立為皇
太子夫崇建元良所以重萬年之統豫定國家所

以係天下之心詔告臣民咸使知悉遣使詔告
朝鮮諸國因賜建州左州衛千戶答答忽并遣原
詔諭回還百戶趙鎖古奴等鈔綵幣表裏并紵絲
襲衣有差趙鎖古奴本三萬衛百戶先隨楊木答
兀等叛去宣德元年同千戶楊滿皮來歸遂遣二
人同賫勅招諭楊木答兀等而楊木答兀同楊滿
皮俱往古州惟趙鎖古奴同舍人速古等來貢馬
答答忽等送之至京故併賞之
已未
文武群臣上表賀立

皇太子復既上箋賀

皇太子慶王橐奏欲移居常州其屯田養馬軍士
請仍留寧夏遇有聲息聽總兵官調用又奏有告
護衛指揮千戶鎮撫軍校九十五人占種田土今
總兵官及御史追問皆是永樂中佃種

上以常州王舊所居復書令居常州仍勅寧陽侯陳
懋及巡按御史釋所問之人土田悉如永樂故事
從護衛官軍耕種自今不得輒聽下人妄告以失
朝廷親親之意賜亦力把里等處使臣法虎兒
丁遼東扎童衛指揮阿里哥等鈔綵幣表裏有差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有光起東井西南
行至玉井

庚申以明日

萬壽聖節遣鄭王瞻拔謁告

長陵

獻陵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等遣人馳奏言去

年黎利攻圍交趾臣率師與戰屢捷斬偽司徒豹

等生擒偽司空丁禮等并從賊以萬計追至富良

江溺死者無筭賊惧不敢復戰近又集土人及取

偽王以堅衆心不時渡江侵掠臣等急望大軍來

援又聞安遠侯柳昇至鎮關戰沒保定伯梁銘尚

書李慶等皆病死都督崔聚領軍進至昌江為賊

掩襲黔國公新寧伯進至歸化等處亦為賊阻隔

不能進臣督衆日夜攻擊黎利恐朝廷再調大軍

討捕遂遣人奉書請降又率大小頭目日詣軍門

請罪又同偽王陳暲遣人奏表陳情謝罪貢代身

金人銀人等物并送都督官蔡福都指揮魚日曾等

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馬騾一千二百匹先還

京請乞班師繼又遣其子姪赴軍門送^款願領歸

順朝廷臣思切奉命討賊當輸忠效死再待援兵

但城中官軍數少人情驚懼無有固志不賊衆狂
狡過於曩昔水陸要害俱為所據雖有援兵亦難
猝至城池終恐陷沒不免再興師旅以一隅之地
而勞天下之衆致君父之憂非臣子忠君之心臣
與衆計議以為不如乘此機會整率師旅出至生
地再圖後舉臣已率交趾屬衛官軍還至廣西南
寧伏望
皇上以陳高是否陳氏子孫為名遣使往來覘伺若
有虛冒然後量添軍馬水陸分路進討如再不效
臣等甘受誅戮謹俯伏俟命

上覽奏諭侍臣曰總兵官在外擅與交通不俟朝命
輒棄城歸無復人臣之禮矣

辛酉
萬壽聖節

奉先殿行禮

皇太后前上壽畢出御正朝受賀大宴文武群臣及

十四夷朝使

壬戌
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等奏成
山侯王通不俟朝命擅率官軍棄城而回臣等至

南寧遇之通力止臣行欲待奏請臣不敢從已馳
赴龍州俟友人迎接音元者等衛指揮僉事木谷
等罕東衛密落簇國師端岳監藏遣僧脚兒失加
等來朝貢馬 賜朝鮮國貢使李興發等宴 夜
皇有流星大如斗色赤光燭地起右攝提有聲如雷
奉後有五小星隨之至近濁炸散

庚癸亥

勅成山伯王通都指揮馬瑛得奏知軍官已回至廣
西南寧前聞安遠侯柳昇都督崔聚敗績朕以爾
等竭忠奮力戰鬪未已生靈何辜肝腦塗地欲保

餘之蓋朕素志初得陳暘表及黎利與眾者書
請立陳氏之後深契朕心即遣禮部左侍郎李琦
等齎詔赦交趾官員罪名也令具陳氏子孫來
聞遣使冊封并勅爾等率領官軍及鎮守內官并
三司官吏人等回還蓋此舉非為叛賊猖獗朝廷
不能調兵勦滅但不忍赤子久罹塗炭爾等正宜
堅守城池以待朕命乃輒與賊通棄城徑回爾等
雖急為自全之計其如國體何且失臣之大禮不
為蠻夷所笑勅至即令所領軍馬并黎利等送出
潰散官軍各回原籍所爾領在京官軍回還其陳

高黎利所遣赴京之人悉聽其來仍勅內官山壽
馬騏等與通同赴京一寧王權奏欲令護衛屯軍
為臨川等王造居第今年暫免屯種從之天寧國
大長公主遣子梅景福進御用袍服
上賜公主鞠衣二雲肩袍二鈔一萬貫以鎮守涼
州都指揮僉事丁剛有疾命其子武為涼州衛指
揮僉事代領馬隊不為例

甲子

徙置靈州千戶所於城東先是寧夏總兵官寧陽
侯陳懋奏河水衝決至城下請徙於城東命侯來

春用工至是城成遂徙之

乙丑

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奏萬全右衛臨邊重地往
往聲息不絕其鎮守都指揮黃真不務嚴謹近有
邊卒言真數擅出軍圍獵招致虜使飲於私家請
逮鞠之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圍獵之事有之招致
虜使則未必然為邊將當晝夜嚴備不可須臾怠
忽真輕率僥倖無虞姑紀其過爾其移文切戒之
再爾必重罰雖悔不及

巡撫陝西蔭平侯張信

等奏昨文縣守禦千戶楊瑛言馬兒潘閑等簇生
番拒命請軍勦捕欽奉璽書令臣等招諭已遣指
揮劉英往彼撫諭隨得瑛報諸簇生番本皆安業
未嘗為非近楊瑛領兵至境逼令納糧充軍需索
非一以此拒命今路梗塞不能前進楊瑛生事激
變番民宜正典刑

上曰治蠻夷宜簡易靜以鎮之自然順服服今生事激
之使叛不可寬貸命行在都察院逮瑛治之行
在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言擒獲強盜已有陞賞
之例然捕盜之法貴嚴嚴則人不敢為盜捕者亦

皆盡力自今強盜劫掠地方軍衛有司官吏并里
隣俱發充軍仍令緝捕兩月得獲者免罪限外不
獲依例發遣其強盜已獲者鞫問是何衛所州縣
若軍則罪其管軍者民則罪官吏里老四隣如此
則人知所警畏

上曰此令不無太嚴更與群臣議之
崇信伯費瓖卒瓖鳳陽定遠人祖愚洪武初為燕
府左相後革相府授燕山中護衛指揮使愚卒瓖
父肅襲職肅卒瓖襲從
太祖皇帝靖內難陞指揮同知鎮守山海永樂五年

召還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六年命充副總兵
巡海備倭七年率兵捕湖廣叛寇八年充總兵官
鎮守寧夏甘肅等處討叛虜亦令真巴等平之十
年奉命甘肅備禦

仁宗皇帝嗣位命充總兵官佩平羗將軍印鎮甘肅
尋陞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宣德元年七月入朝
上念其久勞封崇信伯賜誥券子孫世襲復鎮甘肅
獄為人和易能撫士卒在邊幾二十年境內寧靜
至是卒遣官賜祭賜賻贈特命有司營喪葬八夜
有流星天如鷄彈色赤有光起天廟西南行至天

皇相炸散

丙寅

勅總兵官太傅黔國公沐晟今交趾陳氏孫罵及
頭目黎利等遣人進貢表方物謝罪并送還潰散
官軍馬匹已至廣西其成山侯王通等率領官軍
及鎮內外官併三司官吏人等俱已回還勅至即
令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俱回京師卿等所領
官軍悉令各回衛所卿尤宜夙夜盡心謹飭邊防
以副委任之重勅總兵官都督山雲前命都指
揮張貴同土官都督黃瑄鎮守龍州憑祥坡壘往

來哨備并勅都指揮陳全等休實交吐事情及收
集在逃漫散官軍於有糧處操備今交吐事朝廷
區畫已定卿可相度龍州憑祥坡疊事勢或仍令
張貴黃瑛率土兵鎮守或止領黃瑛領本衛官軍
守備何者為便陳全所領官軍俱令各回原衛所
令或晉南寧操備或令回廣西都司理事何者為
便卿皆審度得宜就為處置仍具奏來

丁卯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自

上即大位尊事

皇太后極其孝敬每旦暮詣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
恐弗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明達

皇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貢
獻雖蒞菓之物必先以奉

皇太后

皇太后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恭請

皇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皇太后輿登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

聖德

皇太后悅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

天與

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

天與

祖宗之赤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饑寒

斯則吾母子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甚樂將晚

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還宮

戊辰

復書趙王高燧曰王友悖慢已降勅切責之令其

改過如復不悛必處之重法所云養馬小廝得受

等來京恐妄言生事惟取國家至親小人之言决

不能間盖時掌彰德衛事都指揮王友出入盛陳

兵衛又日夜以兵圍王府不令護軍衛校出入
皆驚恐而趙府養馬小廝得受等潛遁友執送至
京趙王恐懼以奏故復書解之
勅諭三法司朕惟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
刑罰當則天道協和人心悅服國祚天下並受其
福否則感傷和氣災沴百出是以古昔帝王必皆
慎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為制建三法司刑部掌邦
憲都察院兼理刑名大理寺審允輕重自
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存欽恤朕嗣承大統祇奉舊
章不敢以喜怒為法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比

因刑罰失當無辜者銜冤有罪者倖免朕為惻然
不遑寧處咨爾法司夫愴邪者利口柔良者寡訥
惟言是措情偽不辨此其可乎玩愒歲月溺於安
逸因繫瘦瘦死恬不為意此其可乎不諳律意不察
人情移情就獄苟具文書此其可乎畏權勢徇其
請托或念恩怨從而報復或播弄刀筆輕重任情
或恣肆捶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畧無畏憚
此何心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一人稱冤百姓驚
駭朕惟慎刑罰簡爾賢良爾惟體朕心用諧厥職
天地神明昭鑒在上善惡之報捷於影響爾為恭朕

人命惕然驚省追改前愆以公道為心以愛人為本
廉以特身勤以從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
位貽福子孫爾不恭命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
欽哉勿貽後悔

賜誥命封建平伯高遠母為太夫人妻為夫人
曲先衛故指揮同知失刺罕子阿脫力遣人來朝
貢馬命阿脫力襲其父職賜誥命冠帶賜朝鮮
國陪臣李興發等鈔絲幣表裏有差
遼東總兵
官都督僉事王凱奏各處馬驛皆與遞運所相隣
人力相等獨黑林庄遞運所置在高平盤山二驛

之間地遠勢孤遞送艱難往時易州衛帶管大寧
驛路嘗置馬驛於牛心山今大寧之路不通馬驛
虛設若移於盤山驛添作遞運所而以黑林庄遞
運所移置高平驛庶幾得宜從之

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王凱及遼東都司凡諸衛
所正軍餘丁先被寇虜掠後得馬回還見在京充
勇士者查係正軍開豁原伍餘丁開豁本房軍伍
不動若因避征差逃出外境得馬回還收充勇士
者已宥逃避之罪軍伍不開仍具審復永樂二十

年以前去者人馬皆送北京二十年以後者復原
後馬送北京 瀋王模奏子女俱長欲行婚禮而
房屋未備今欲創建七所以居武鄉王兄弟七人
不有女四人欲選本府護衛及儀衛司官之家房
屋四所以居從之

勅戶部歲增咸寧長公主鈔伍萬貫自宣德三年始
就南京官庫支給 移置浙江平陽縣井門巡檢
司於龜峯白沙灣巡檢司於舩艚斗門黃岩縣温
領巡檢司於三山鄞縣大嵩巡檢司於太平嶼定
海縣崎頭巡檢司於霞嶼嶼初建各司皆傍海後

緣海居民盡入內地而巡檢司皆孤立奏請移
置

上命浙江三司覆勘至是三司奏移置為宜從之

上嘗以馬政國之所重雖領於太僕而兵部實總
其事孳牧調習之制歲漸廢弛勅令修飭至是尚
書張本奏兩京并陝西等處太僕寺苑馬寺軍民
牧養至今遠則三二十年近且十餘年丁力消長
不一馬有增損不同其積年虧欠賠償未及者屢
蒙宥免而愚頑得計見在之馬養之多不如法自
今宜令諸司各將見有馬重別均派孳牧法調習

之制令所司嚴督之庶幾馬可蕃息人不重困
上曰此事正屬卿卿當審意必使官民兩便仍為得
宜巡撫陝西陰平侯張信等奏陝西西安府永豐
南北二倉相去二里年深傾圮不支宜撤北倉以
其料併修南倉為便從之
山東濟南府德州養
貧民一千一百五十二戶因歲旱飢已勸富民貸
粟濟之
上以示行在戶部臣曰富民能恤貧食祿者豈當坐
視民窮而不恤爾等更須加意

庚午

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奏今河水已解去年秋糧
多運至通州詢知無賴軍民及官攢斗級或邀截
攬納或令堆積近倉留難不收相與盜竊請遣官
巡察
上曰江南軍民運糧至此艱難已極而小人為害如
此其令侍郎李景及監察御史主事各二人亟往
巡視糧未收者即收奸人偷盜及攬納者擒之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召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諭之曰
昨日卿奏欲於陝西起取民夫赴京用工朕思之
用民力須就近地則供費不難陝西去京師遠且

比年旱荒自給不暇而又欲役之此豈說以使民
之意其即停止戶部南京尚書右朴卒朴字文質陳
州人洪武中為太學生隸五軍斷事司理刑奏家
貧願仕冀得祿養母

太祖皇帝嘉之除工部營膳主事迎女就養京師居
無幾母歿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主事陞武選
員外郎再陞郎中遂陞兵部右侍郎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出外與盜亂龍蓋官
車駕巡狩北京侍

仁宗皇帝監國嘗奉命權禮部兵部及詹事府洪熙

元年改通政使未幾陞戶部尚書先是主事劉良

素行不檢滿三載朴考其績下良叩

上之左右求朴最考朴曰貪侈之人幸今未覺露不

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良遂誣奏朴罪既就逮

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朴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

仁宗皇帝曰此人素亡行嘗誣奏大臣罪若與良誥

即為善者怠遂不與誥良後果以賍敗朴在朝三

十餘年自郎署至卿確然守廉人不得干以私家

無餘貲然竟畏慎避事如處女執一不通坐視弊

事不能革徒有愛民之心云

辛未

行在兵部奏昨總兵官都督僉事山雲以廣西缺
兵備禦請益兵擬以湖廣諸衛征進交趾回還官
軍益之

上命已還至廣西者皆留之未至者令還原衛所
貴州布政司新化府通判鞠彬奏永樂十一年置
府暫於新化亮塞所鎮撫空宅內視事迨今廳署
未建乞發湖廣附近銅鼓等衛所軍匠備材營建
從之守河州衛都指揮僉事劉永奏河州官及
使臣往來月用糧料七十餘石每歲西安等府運

糧供給今皆折鈔本衛缺糧又奏河州所屬地方
都是土韃番人比年天旱薄收所欠洪熙元年至

宣德二年糧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石乞賜免蠲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邊衛糧儲為急其速遣官往陝
西經理別運糧給之邊民素貧歲又不熟所欠糧

俱免徵

壬申

賜朝鮮國使臣韓乞生等鈔絲幣表裏有差

命癸酉

瀋王摸奏武鄉王婚期在近缺內使女使

上遣賜內使五人女使七人並給內使女
命故都指揮僉事帖木兒子谷台副千戶乃兒卜花
子伯顏峇里襲職於錦衣衛帶俸皆勇王金忠故
部屬也 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修理內府房屋
及京師庫廠橋梁請遣官往山西督民採木
上曰民方務農姑緩之

上退朝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舜典竟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
此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平治
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

克明俊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
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繫簡不同
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吁咈更相告戒用圖
治功氣象霽然何後世之不及也侍臣對曰明良
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是蓋天生聖人為後世法程孔子刑書斷自唐
虞使人知有堯舜誠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甲戌

賜兀者等衛指揮僉事木峇兀等罕東衛密落簇
僧劫兒失加等鈔綵幣表裏有差降順天府尹

曹曾為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曾奏事奉止失錯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京尹豈可不擇達禮度者且聞
此人於民事未熟宜降出外自今必慎選授無但取
免位而已遂降曾為叅政
乙亥

命阿剌山衛指揮僉事乃馬答子阿剌孫襲職時阿
剌孫進馬奏請襲職且乞居自在州皆從之賜
安定曲先等衛指揮同知脫不花等官五十三人
誥命湖廣湘陰縣宋綸奏先奉詔書凡欠諸
色課程并倒死馬駝牛羊盡行蠲免而縣民養官

上牛一百五十頭歲納租米三百餘石牛死已久而
租未完乞除之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詔令已免何為復徵租朝廷布
寬大之政而民不被澤此有司之過也其即蠲除
上退朝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
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
頑慝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善良
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
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

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
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
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
槩用肉刑而民受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
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
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
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
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丙子

上御奉天門謂左御史劉觀等曰自昔功臣子孫安

於泰養雖承祖父爵位少有文武才能一旦委用
多致狼狽^猥今公侯伯新襲者衆朝廷念其前人之
功豈徒使之長享富貴亦欲成其才器庶幾克紹
前烈已令更番操習武事然人情惡勞喜安若稍
寬縱必至怠惰卿宜造剛正御史二人察視之有
慢令不至者具以名聞

命故大興左衛指揮使劉興子亮^{全吾}左衛指揮使
劉江弟清燕山右衛指揮僉事王義子信俱襲職
行在吏部奏監察御史尹宗高舉儒士劉嘉會
堪任教官召至自陳年八十餘不堪任事

上笑曰伏生九十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又曰孔子云老者安之國家興學擇師豈少此一人聽還鄉自便行在兵部奏故南陽衛百戶黃敏楚雄衛百戶徐瑛皆無應襲之人敏有父老疾宜養以全俸瑛有老母宜用給米五石皆終其身

上曰此山至也計職宜並四五職又二八職歸之官祖宗所以優待功臣宜悉如例

丁丑 監正江西南按察司副使郭良為順天府月安吉縣儒學訓導徐備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為行在吏科給事中鄆陵縣儒學訓導王賢灝縣儒學訓導郭麒為行在戶科給事中太平府儒學訓導吳璫為行在工科給事中行在兵科給事中許侃禮科給事中劉^帶刑科給事中張謹山東都轉運鹽使司白深俱以親喪^承闋命希謹復舊職調侃為行在戶科給事中深為兩淮都轉運鹽使廣西梧州府北流縣知縣李僖考績當陞令復任陞正六品祿以其民奏乞留也改湖廣按察司

副使鄭進善為知府於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處
治軍機文書吏科給事中徐永潛為六安州判官
行在刑科給事中劉蓋為揚州府通州判官永蓋
以奏對失措蓋以有罪經赦故改用之降行在廣
東道監察御史劉安定為河南光州學正以憂制
居家不安禮分也 增置廣西柳州府柳城縣東
泉鎮巡檢司土官副巡檢一員 遣都指揮陳通
等賫勅往西番賜弘妙廣濟大國師叱思巴兒監
藏安定王亦攀丹等金織袈裟禪衣白金文綺
表裏及紵絲龍衣有差 行在吏部奏貴州雲南

土民張暹揚名等充吏考滿至京違限二年三年
之上例當發在京諸司再辦事三年方許叙用
上曰夷民不必悉拘中土之例貸之 行在禮部奏
瓜哇國使臣亞烈張顯文等言率家屬來朝至廣
東惠州暴風壞舟母妻等四人皆溺死權瘞海濱
乞官為造墳

上惻然曰不憚險遠孽家來朝其誠可嘉而死於風濤
情又可憫其令惠州府致祭及治喪葬

戊寅

給靖江府奉國將軍佐忠等十一人歲祿時行左

戶部言佐忠等俱已婚歲祿未給

上曰歲祿已有定制宗室子孫所仰者惟此豈他有所

營即令有司歲給之如例復劉道成浙江黃岩

縣知縣道成九年考滿例應陞邑而縣民奏其為

政公勤善於撫字乞令復任行在吏部為之言

上曰既得民心宜從所奏令復職而增其祿

上語尚書夏原吉日書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蓋以

能養已也北虜不納失理自遠來歸亦欲求養於

此今已死其妻非能耕桑何以自給宜計其家口

優養之母令失所原吉計議請月給米十四石從

之昏刻有流星大如盂色赤有尾光照地起郎

位東北行至梗河

已邲

上御奉天門諭尚書蹇義等曰此下詔求賢欲得實

材為用而所舉多非其人自今召至者引於內庭

六部都察院翰林堂上官命題考試六科給事中

監察御史錦衣衛官監視理明疑達用之否則罰

其舉主義奏各部辦事官以人材吏員出身者十

餘人應正從八品叙用自陳才短願就雜職

上曰材識固有高下然能自知不足甘就卑位者亦

上難悉從之。斬松潘衛千戶所錢宏，謫都指揮高隆為事官韓整、鄧鑑等充軍廣西。先是宏激變番人容兒結等作亂。

上命行在錦衣衛指揮任啓、監察御史李珏問其實。至是啓等奏番蠻之叛實千戶錢宏所激。初松潘當官軍戍交趾，衆惧不肯行。謀於宏，宏曰：「惟有言番人叛，則都司必奏，奏則必發松潘兵討之。而交趾之行必止，遂於衛誣告蠻人容兒結等反叛。衛星馳報都司果止交趾之役，而遣指揮陳傑等以兵撫捕。然容兒結等實不叛，宏見都司官軍至

潛率其衆入寨，以言脅之曰：「朝廷以尔叛出大軍征討，能殺我牛馬財物亦可止。」容兒結歛牛馬與之，然聞兵已壓境，遂驚惧奔走。約黑水諸生番為亂，殺掠軍民陳傑等為賊所害。番民大擾，韓整高隆駐兵宿番，不進。惟事貪淫，邊民苦之。而賊勢猖獗，殺掠愈甚，俱有實跡。

上曰：「蠻寇之叛，朕固疑有激之者。韓整貪淫玩寇，重貽邊民之患。厥罪何逃？遂勅啓等斬宏於松潘，梟首，徇衆籍沒其家。從宏者二十人俱宥死，充軍整等悉發戍廣西。」

庚辰

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遣正長官鄭釗等貢馬
復劉頊行在刑部照磨時行在文部奏照磨等官
得一代回部者四十餘人皆無缺例應辦事
上從之因問其中亦有材能出衆者否對曰皆中才
有一劉頊者洪武初誠意伯劉伯溫曾孫
上曰伯溫事

太祖皇帝為開國名臣今尚有後昔蕭何魏徵之後
皆見顯用亦以前人之故朕與頊豈惜一官處之
即令復職果才能顯著後當進用之 陛監察御

史王靜鍾旭塗克敏劉麒皆知府時靜等皆九年
考最行在吏部引奏欲循例授方面

上曰今所急在郡守一郡得良守則一郡蒙福彼能
為御史為知府無難矣

不必拘例遂悉陞知府靜漢陽府旭興化府克敏
惠州府麒南康府 行在吏部尚書塞義所奏陝
西階州學正陳珎九年考滿科貢不及數例應降
除而階州生員奏乞復任

上曰為師不能教降用如例又奏諸司吏典四百五
十餘人皆三考滿例應從七正八正九品出身當

冠帶辦事月支半俸

上曰每一次選官吏之冠帶者三四百人何如是之多况七品八品官皆州縣之職豈可槩授自今必須揀擇庶幾冗濫可以漸革

上退朝卿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上部尚書吳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為重事洪武中嘗選無過犯惡疾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後用工其一人專供此役更無別差

祖宗禮神之意謹嚴如此卿宜申明舊制務令精專毋有褻慢

壬午

降福建按察使朱應祖為常州府江陰縣知縣時應祖及所屬府縣官二十餘人悉為巡按御史考不稱職吏部以聞

上曰按察使典方面憲綱其任甚重何可不稱此輩有贓否對曰無贓

上曰無贓可降七品州縣官餘府縣官皆降雜職浙江臨海縣民奏本縣舊有胡詭諸閘積水灌田比因大水壞閘而金鰲大浦湖涿舉嶼等河遂皆壅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糧稅多欠乞為開築

上曰水利為政急務使民自訴于朝此守令不得人
爾工部即下郡縣令秋收發民用工仍行天下凡
水利當興者命有司即行不許坐視不理是月
御製帝訓成序曰朕惟天心仁愛下民爰命君以
主之君德必如天之包含覆育使天下之人咸遂
生息無不足之歎而後有以稱天之所命然其道
至大其事至繁非可一言盡也蓋君量如天之廣
心必如天之仁施必如天之溥行如必天之健必
明如日月必信如四時而所以為治者規模之弘
遠條理之精密必皆極其至而後有以盡君之德

稽古堯舜禹湯文武其為君皆能体天心行天道
斯其治為甚盛漢唐宋雖間有賢君不逮於古矣
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肇膺

天命奄有萬邦

太宗皇帝再安

宗社

仁宗皇帝繼志守成三聖相承心天之心道堯舜禹
湯之道以綏撫天下爰暨朕躬獲續鴻緒臨御以
來夙夜兢兢惟

三聖之心之道不敢怠寧荷

天地

宗廟之佑四境無虞百姓安業幾於小康永惟

祖宗開創之孔艱守成之不易而欲後之嗣君皆將
敬承於無窮也間於幾務之餘述帝王之要道而
類折之將永詔子孫夫人君之行惟德為本有德
斯天命存焉人心歸焉苟無其德天命去之人心
畔之從古國家興衰理亂皆由於此故首之於君
德夫君位者
天之所命

祖宗之所傳也

天惟

祖宗是崇是敬体其心而不遺循其道而不倍君德
之大也故行之自奉天法祖始德之及人也自內
以及外自邇以及遠孔子論治平必先齊家文王
之德化本於閨門故次之以正家家人有整齊嚴
肅之道必有恩愛惇厚之意故先親次正家焉一
家之親吾同氣也天下之人吾同類也人君代天
子民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故仁民次睦親焉
國家政事有体本末有序與夫綱紀維持之方皆

當謀慮審度咸有條理故繼之以經國以一人而御天下一心而應萬幾如一民失所吾之仁未能徧也一令未當吾之政未盡善也當自彊不息使靡有闕違故繼之以勤政修於己者宜崇德而去欲恭敬節儉則善德日進戒慎儆惕則私欲日消故繼之以恭儉戒傲焉有君必有臣君總攬其綱臣分治其職如歲必有春夏秋冬而後成化_工必用賢智才能而後成治效故用賢繼之人之賢不肖未易知也固有貌愚而心通象恭而內詐者必驗其所存之正觀其所由之善斯用之而績成

故知人繼之誠知其人非正也必去之良農必去稂莠恐傷嘉穀明君必去讒佞恐傷正人讒佞去而後君子安善治興故去邪繼之事必有幾幾者動之微也燭於微而防之為力易及其著而去之為功難是以大易慎履霜之戒春秋嚴無將之法故防微繼之政之所大患言路不通也蓋上之過欲聞焉民之隱欲聞焉是以隆古設諫諍之官聖人有葛藟之問故求言繼之是神莫嚴於祭也所以致精誠激福惠而敬為本能敬者致福不能者速禍神人感應之際明矣故祭祀繼之治民莫

急於養與教也。耕歛以時，可以厚民生而資國用。化導有方，可以善風俗而成賢才。故重農興學，繼之公賞罰，明黜陟，所以懲勸也。賞一人而天下務於善，罰一人而天下警於罪。陞一賢，能人皆思奮功；黜一不肖，人皆思革過。施約效博，故賞罰黜陟。又繼之刑者，聖人不得已以輔治，非恃以為治也。一或失中，傷人之生，干天地之和，關係至重，故恤刑。又繼之文者，綱常禮樂之事，所以成化天下。武者禁暴戢亂之器，所以安內攘外，不可一日無者。故文治武備，又繼之。有中國必有夷狄，如陰陽晝

夜不能無者，善為天下亦在制馭之道耳。故馭夷又繼之。人君保生自有要道，而前代之君有恣其情欲，服餌丹藥，以致喪敗者，不可不戒。故以是終焉。凡二十五篇，名曰帝訓，言質事實，皆為理之大要。蓋自古君國子民，未有不循此而治，不違此而亂者。誠能於此，身体力行，可永保天祿，吾子孫懋之哉。由此而進，唐虞夏授受之中，成周先王積累之仁，允念茲在茲。

宗社可以永安，生民可以咸遂，天下可以長治，吾子孫尚敬之哉。尚敬之哉。

君德篇人之至貴者德有德衆歸之不德衆違之故
君天下者德以為本君之德明於已達於天下而
後可以樞天下之望古帝王有德者莫盛於堯舜
禹湯文武故天下皆歸之不德者莫甚於桀紂幽
厲故天下皆畔之所謂有德易以與無德易以亡
君德之大者曰孝曰敬曰仁孝以事親敬以事天
仁以臨民作民而又所以所以事親與天地一於
表裏始終而行之辟諸日月之明天下萬物皆仰
其臨照故德者人君之首務而德尤本於學易論
君德必由學聚問辨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

德君德明斯萬事理矣

奉天篇君者天之所立也萬物皆天所生天立君俾
代之養民故君之位曰天位君之民曰天民君之
事曰天事皆代天為之也故人君一言一動一政
一令不可違天不違天即所以奉天也而奉天之
大者在養民書曰天佑下民又云惟帝不畀惟下
民秉為蓋民者天之所愛而以命我吾能愛其所
愛是能敬其命則天將錫福於我矣如虐其所愛
是違其命而可望福乎書云天難謀命靡常又云
皇天無親克敬惟親亦猶君之民而命有司撫字

之如有司不能撫字而又虐之君必黜罰之矣故
有司能愛民所以事君君能愛民所以事天其理
一也

法祖篇自昔創業垂統之君其更事也多其致慮也
深其始得之也甚難其欲後世保之也甚遠故建
一法制一令相與謀之非一人審之非一日必適
中而不^偏適歷久而無弊然後著于典章傳之子孫
為永安長治之道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言子孫當永世為法也
朕承

三聖之緒夙夜兢兢政無小大一遵

祖宗之典而行之以

祖宗之心不敢違越吾子孫尤當敬慎於此蓋人君
初非有意更改祖法多由所用輕佻小人^謂導之蓋
小人希寵求進日以譎詐之說浸漬其君^謂行之
則功高於前人其君喜而從之而卒至於壞亂如
漢武帝宋神宗聽用小人之言不循祖宗之舊紛
紛多事卒皆至於毒生民亂天下此萬世之鑒^戒
也若因時之宜不可不損益者亦不可不体

祖宗之心求賢相李沆嘗言吾為相無他善惟有不

改祖法一事耳故為君用人當得老成忠厚如沆
之流豈有壞亂之憂

正家篇家者天下之本一家之間尊卑之序正內外
之辨嚴愛威之道明然後家可得而正家正然後
天下可得而正蓋近者遠之表上者下之準也正
家之道莫大於父子莫切於夫婦其幾尤不可不
謹也蓋父子相愛本皆天性所有但父之愛子當
於幼稚之時早教之與之處者雖乳媪及備使令
者必皆擇老成正人則自然習成性情之每稍長
就學簡有德行學問正直謹厚之士為之師日從

容講說正道開發聰明使邪佞之言無自而入則
德器成矣然父子須恒相親使情意孚洽子或有
過不可輒聽左右便佞之言有所詰問須自審察
果其有過則召至委曲溫言曉諭使改亦不可遣
人往諭蓋小人離間父子自古有之雖漢武帝隋
高祖皆不免墮小人奸計以害大事可不戒也至
於宮闈后妃尤須嚴密古禮嫡庶之分截然不逾
而為宮室辨內外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
不出女不言外事至我朝

祖訓內外尤嚴蓋

聖明遠慮厥有深意前世若漢高祖唐高祖不能正
內呂氏武氏幾危宗社可不戒哉父子夫婦各得
其正則家道正家道正於上則風化美於下此太
平之本也

睦親篇帝王之政在厚天下之生而行必自近始近
者九族之親也其中有吾祖考之親焉有吾母之
親焉有吾后妃及子孫之親焉帝堯明已德之外
便親就九族凡祖考之親則推重祖考之心以厚
之母之親則推重母之心以厚之后妃及子孫之
親亦以后妃子孫之愛而及之待之以恩使不失

其富貴訓之以義使不愆於禮法保全永久斯盡
敦睦之道

仁民篇天命人君為生民之主人君奉天命以主生
民其職惟在養民而已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故聖君皆以愛民為務誠以民心之從違即天命
之去留也古語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又云民猶水
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幾如此故人君理天下
者不過於民不失所也禹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夫食則思民稼穡之艱衣則思民蠶桑之勞飽則
思民之飢暖則思民之寒賦歛以時役調有節寬

厚以容之簡靜以體之俾農工商賈各力於生業
水旱疾疫皆為之賑卹無失所之憂有生遂之樂
則民心永安而天命永固矣

經國篇帝王統御天下於政治經營謀畫當謹始慮
終為宏遠之規毋狃於淺近溺於流俗苟徇目前
而已夫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非簡無以御煩非靜
無以制動非寬不足以有容非剛不足以聽斷必
仁覆乎四海智周乎萬物親賢貴德簡用才能養
老慈幼卹念無告重農務本興學立教求言納諫
信賞必罰輕徭薄賦考核名實哀矜庶獄修飭武

備崇節義厲廉恥辨忠佞審好惡抑強扶弱禁暴
誅亂皆君國之重務宜夙夜在念持之以誠處之
以義務合大公至正之道使國家庶事網舉目張
靡有關失斯君安於上民安於下由是陰陽調風
雨時群生和萬物遂國家長治而永安矣

勤政篇帝王代天理物必躬勤政事在已弗勤則百
工曠而庶事隳矣故虞舜兢業萬幾大禹克勤于
躬成湯昧爽丕顯文王不遑不暇食此皆古聖人
之勤也後之為君其可以弗勤乎勤則心專志慤
無厭無斁以慮事則不至於率略以處事則不至

於壅滯而庶政理矣一或弗勤將氣昏志惰玩時
愒日苟且因循政弊而罔知民困而罔聞庶^政矣
政事理隳國家興亡之幾可不^戒哉夫天常行故
健日月常行故明水久停畜必腐人久不動作必
病民^情墮於生業則有凍餒之憂况天下之主宰億
兆所仰望豈可不自勵乎是以古之帝王深以懈
惰荒寧為惧勤勵不息自強而周公無逸之訓萬
世帝王所當欽服

恭儉篇恭儉者帝王之美德恭則敬謹而不怠儉則
省約而無擾古聖帝王率由此道所以國家清

寧令聞長世故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逮其季世之君有不能然志
驕氣溢傲忽不恭窮奢極欲泛濫無節而流毒四
海底于喪敗既往可鑒矣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非約之於身心施之於國家則志不期驕而自驕
用^不期侈而自侈是以明主不忘恭已非惡逸也
防驕怠也不去儉德非憎美也盧後汰也驕怠侈
汰敗德之斧斤恭敬節儉崇德之梯階其可不慎
所由哉

儆戒篇人君宰制萬物統攝億兆本諸其身者當常

存修省戒謹之心蓋患生於未^形禍萌於所忽若
細行而不究逮禍萌而慎亂作而防蓋無及矣故
曰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之失或致千載
之患是以古之帝王兢兢業業居安慮危處存慮
亡凜乎若蹈虎尾惴乎若涉春冰弗敢有一息之
或怠一毫之或忘故能制治於未亂銷禍於未明
後世為君能取法前王國罔不興不然肆情縱欲
無所顧忌以小惡為無傷以細事為可忽不謹履
霜堅冰之戒而宴安鴟毒日銷月鑠駸駸焉若持
斧自^戕豈不危哉慎之戒之

用賢篇賢才者相與共理天下之利器天下非賢
才罔與共理措之於古堯舜禹有稷契臯陶后夔
伯益商有伊傅文武有周召太公之徒蓋雖聖人
未嘗自賢必求賢者為已助益誠以天下之務重
且大也如涉巨川非一楫可濟為大厦必衆材乃
成大抵賢者其心公其智端雖器量不齊譬猶木
之大小長短各有所宜在用之如何耳用之稱其
才皆可建功自古君天下者用賢則興不用賢則
亡用賢則治不用賢則亂善用賢者待之以誠任
之以專不以小人間之如使與小人並立必為小

人所排蓋小人浸潤之言人主易惑也易內君子
外小人所以致泰人君不可不審若賢者或有細
過亦當略之古人不以寸朽棄合抱易所謂扶陽
抑陰此用賢之道也然得賢亦難蓋賢者以道德
自重若懷寶韜玉恥於求售為君必旁求博訪招
之以禮承之以謙勿以卑辱而有嫌勿以崇高而
自重則才俊之士皆有願仕之心矣此又得賢之
道

知人篇以鑑辨物可以知妍媸以權定物可以知
輕重以德鑑人可以知賢否自昔聖帝明王恒以
知人為難然必己之德明而後人之賢否可知光
明正大仁厚剛毅此君子也依阿洿忍狡獪刻薄
此小人也小人以諛悅為心其言甘而易從君子
以忠愛為心其言直而難受人君察其存心觀其
言行果君子也則親之信之如芝蘭之不可棄果
小人也則疎之斥之如蛇蝎之不可近惟如是則
君子進而得以行其志小人退而不得肆其惡天
下國家其有不治平者哉然非吾心至公無私真
知人之邪正而進退之未必有所裨益國家生民
者矣所謂公生明偏生闇則人君明德又知人之

衡鑑也

去邪篇自古小人為天下國家之患故明主皆深
惡而痛絕之蓋小人之性險側能變亂黑白
盪惑人心也夫國家用忠言謹論以禪治小人務
諂諛之說以勝之國家用賢人君子以興邦小人
肆其媚疾之心以去之國家省刑務德以全民命
輕徭薄斂以厚民生小人則以酷虐為能事以括
克為無傷壅蔽視聽濁亂政經皆其所為人君不
察而用之以至失人心召禍亂為患深也故書曰
去邪勿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昔四凶去而

虞廷清少正邪誅而魯國治然小人未易去也彼
譎詐巧佞善伺人主之意奉人主之欲非明足以
燭勇足以去之未有不墮其術中者故理以養心
義以制欲則君子小人克知灼見是非取舍合乎
至公而後愉邪無所容矣

防微篇燎原之火起於星星滔天之流始於涓涓
天下國家之患未有不始於微也故舜察邇言防
壅蔽也禹惡旨酒防沉湎也斯須苟安毋曰何害
怠惰荒寧之所自也毫髮不戒毋曰無傷驕奢縱
恣之所由也古之聖人戒慎恐懼先事豫防圖

於細圖難於易由是天下^{人安}察禍亂不作非存心
之明慮事之豫其孰能與於斯人君靜以養智正
以格物隨事精察絕其蔽惑庶能防患於微矣若
乃謀慮淺近不能炳於幾先屬階既成悔將何及
故有天下國家者凡事當謹之於未然防之於初
萌易曰由辯之不早辨書曰不見是圖皆此意也
為人君者尚監之哉

求言篇古者明王治世廣開言路明目達聰以通
上下之情防塞壅之弊不以崇高而自賢不以微
賤為可忽所謂嘉言罔攸伏詢于芻蕘者是也人
君所以夙夜孳孳惟求直言可也天下之事至繁
豈能盡處合中有不合中而吾聞之必改以就中
天下之人至衆豈能盡使得所有不得所而吾聞
之必使之得所直言有益於人君如此然聽言之
際不可不慎蓋忠直之言逆耳難受而用之則有
利於國家諛佞之語順意易入而從之則有損於
君德所謂苦藥足以愈疾甘言足以喪身昔商高
宗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芮伯刺厲王
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此理亂所由分也故臣下
有言當虛已聽之而察其心之忠邪蓋人之常情

皆欲得君之愛豈欲犯君之怒哉但忠臣之心常在於利國而不在於利己邪人之心常在於利己而不顧於誤國察其言所向即見其心之忠邪若人主自恃才智拒絕諫諍又臨之以威懲之以刑忠讜之言既塞國家之勢日危自古季世皆蹈此禍可不戒哉

祭祀篇帝王主祀天地宗社又及百神而祭祀之禮所以報本而徼福於天下也祭不專貴於物必貴於誠誠者事神之本是以先事致齋凝神定志邪慮不萌於心情容不見於禮無所不致其誠及

將事之際則對越有嚴升降俯仰祠洞屬屬而若將見之致誠如此庶幾神享其祀感召靈靈觀陰陽和寒暑時百穀豐登天下和平苟或不誠氣志昏惰不檢於禮法不謹於思慮雖侈其牲牲豐其菜盛猶不祭也如此而欲動天地威鬼神致福應者未之有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然君子之事神也豈必臨祭一時之誠敬哉要其平素存心行己齊莊中正常如對越未嘗有怠固已合於神明矣故人君之敬尤當常存於心

重農篇農者國家之本生民所資以生者也民不可一日無食是以帝王躬耕為天下勸洪範八政以食為首豳風之詩備陳稼穡之艱皆重農之意也後世為君法古人重農之意者當勸導有方遊惰有禁而不違其時時者春耕夏耘秋獲之時也古者使民常以冬隙使及時而耕及時而耘及時而獲無事以妨之則農不失業而衣食足給矣又禁末作遏奢靡使皆務本歸農然後地利日廣而在上尤當輕徭薄賦省費節用庶幾公私足給而人康俗阜教化興行可臻于治昔孟子論王政必以不違農時首言之蓋聖人之言萬世帝王所當取法

興學篇學校者教化之本賢才之所自出禮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在昔五帝建成均之學下至三代其學益備皆本於明人倫而有詩書禮樂之教其教導有法涵養有素士之出於是者皆有用之器足以輔世長民故治化隆盛人才衆多風俗淳美由興學之功也漢唐宋學校不建於古故人才治化亦所不逮大抵興學必自上之人振起作新之學校興而後風俗可厚風俗厚而後人才

不乏雖人之生固有美質非資學問亦無以擴大
其才智也故興學必謹擇師儒以嚴表率養之厚
而責之專庶幾有成不然摸範不端學者無所取
正亦徒名焉而已教化何由而興人才何由而成
故興學必務責實勿徒虛名焉耳然原其本則又
存乎人君躬行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躬行於
下學校未有不興者矣隆古興學之效蓋皆本於
此後世人主所宜務也

賞罰篇夫治田者必資耒耜治木者必資斧斤理
天下者必用賞罰賞罰人主所以勸懲之具也然

賞不以厚薄惟其公罰不以輕重惟其當故賞一
人而天下莫不悅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者惟其
公且當也古之帝王不以私愛而加賞不以私惡而
加罰私愛而賞為濫恩私惡而罰為濫刑恩濫民
不貴而無所勸刑濫民必冤而無所措由是不知
興於善而有離畔之心矣故人君賞罰必存大公
至正之道不可不察也

黜陟篇為治本於任官任官貴乎責實考課黜陟
之法所謂責實也蓋天下機務人君一身勢不
能獨理必資於群才然其賢否或殊勤怠亦異非

考察以驗其功過黜陟以示夫勸懲未可以幾於
治也故為人上者虛已以用人執簡以御煩休
要以制衆行之以至公至明之心——守之以大中
至正之道而後約以歲月指其事功果賢焉陟之
果否焉黜之果勤焉進之果怠焉退之平若持衡
明若懸境如是則衆之賢且勤者皆悅而益奮不
賢而怠者皆懼而改行而治效可望矣昔唐虞三
考黜陟成周三歲大計群吏而賞罰之如皆道也
後世苟簡為治不務責實用人之際考課無法黜
陟不明加有愛憎之私於是是有賢而勤者見屈不

肖而惰者獲伸如此尚可望治效之幾於——古哉
故用人致治必以唐虞成周為法而以後世苟簡
為戒若考課黜陟之法既明尤當擇乎中正之人
任之不然徒法而已此國家致治之要務不可不
謹

恤刑篇聖人視民猶子而以刑法加之者不得已
也足衣食以養民明禮義以教民此聖人之心也
如是而不從然後刑以威之刑實輔教焉耳教養
不至特特刑以為治是謂厲民非聖人之政也故
聖人之政刑一人足以戒萬人昭天討也過誤不

幸從而赦之原人情也親故賢能若功若勤若貴
若賓從而議之全恩禮也不殺不辜寧失不輕厚
之至也折獄惟良慎任人也五者備至而刑有不
省民有不化者必無之理也四凶之罪止於流教
竄殛三代之治專用德教深仁厚德上承天休昭
譽萬世若漢文帝除肉刑及誹謗法唐太宗禁鞭
背死刑至五履奏二君忠厚之澤庶幾三代子孫
享國長久此其效也秦隋以刑立威曾不再傳而
遂失之斯可監也

文治篇天下之治必斯世斯民咸歸於善而後為
至盛体諸天道觀乎人文以維持天下曲成萬類
者文治也文治禮樂之謂聖人以身之所履正天
下以心之所樂和天下綱常倫理極其和順典章
文物煥乎大同而天下父子君臣臣夫夫
婦婦長長幼幼生有養死有葬強有制弱有立鰥
寡孤獨咸得其所極其至天地定位鬼神奠安草
木鳥獸皆適其性而國家天下無異政無殊俗此
禮樂之化也然非人君至誠之德足以經綸大經
參贊化育其孰能之是故正天下有本身之謂也
和天下有則心之謂也人君正心修身以立政教

以化成天下是之謂至治

武備篇善為國家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蓋禍亂之機起於不測不戒不虞何以保邦是故聖人致嚴於武備為之城郭為之閔防嚴甲兵以守其國規畫精密訓練有方強禦以遏兆民以寧天下久安長治之道也不然狃於宴安忘忽大計禍亂猝興何以禦之武備之要有三一曰儲將二曰養士三曰廣儲蓄簡拔勇智優加祿秩所以儲將也休息保愛以時訓練所以養士也重農節用所以廣儲蓄也三者皆備足以安內而攘外矣故克詰戎

兵張皇六師成康之世永底寧謐晉武平吳罷州郡兵唐玄宗以承平弛軍政馴致禍亂不能復制有國家者可不深為戒哉

馭夷篇四夷非可以中國槩論天地為之區別夷狄固自為類矣夷狄非有詩書之教禮義之習好則人怒則獸其氣習素然故聖人亦不以中國治之若中國人安聲教暢達彼知慕義而來王斯為善矣然非我族類其心叛服不常防閑之道不可不謹故國家置邊圉簡將帥勵兵甲嚴守備使不能為中國患而已蓋聖人以天下為家中國猶

堂宇四夷則藩垣之外也堂宇人所居有禮樂有上下藩垣之外草木昆蟲從而生長之亦天道也夷狄為患必乘中國之弊使朝廷之上君臣同德法度昭明中國安兵食足邊圉固彼雖桀鷲何患之能為是故能安中國者未有不能馭夷者也馭夷之道守備為上春秋之法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來則懷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窮追之誠慮耗弊中國者大也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可為帝王馭夷之法

藥餌篇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而壽得氣長者壽短

者夫能清心寡慾者可以保天和可以終天年若肆情縱欲斯敗其天和而傷其天年此必然之理也夫藥以愈疾非旦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誠非五臟所能勝或者求以濟欲不知遂至喪身不可不戒蓋前代帝王皆因富貴崇極志得意滿無所顧忌故妖人方士得進其邪說而乃不察是非以身試之漢武至老始悔若唐之憲宗武宗宣宗號稱英明之主而皆以服丹藥不克保終豈可不戒大抵人主之務善也以敬天仁民為致福之本以清淨寡欲為延壽之本自古

聖帝明王率由斯道吾子孫必慎之哉是書既成
上又題其後曰朕幾務之暇覽觀載籍究知前代盛
衰之由上惟

祖宗創守之難下惟子孫永遠之圖夙夜精思以為
此書蓋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任之至大莫大於
為天下朕將以大任付至親其可以不重乎朕嗣
承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大位以奉

宗社御天下而德薄識鮮孜孜焉惟

三聖之大經大訓教守而允蹈是書之旨蓋亦本於

三聖之心也雖二十五類其詞簡其義明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具矣誠能守而行之由此

而進於聖賢之微奧將功用之成閎且遠矣其勗

之允然自古便嬖暫近慮人主親逢掖披典冊而壅

遏之以騁其蠱惑之術具有明鑒斯之弗察或復

蹈之則雖有是編靡克之由之知古聖賢之經訓乎

欽哉欽哉永服無斁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三年三月癸未朔

命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兼謹

身殿大學士楊榮為正副使持節冊貴妃孫氏為

皇后初皇后為皇太子妃

上即位^立為后踰年嬰疾久弗瘳請於

上曰中宮之位以正承

皇至尊奉其喪中盡心書又無所終是風乎心不自

宗廟之祀致

聖母之養而下理宮闈之政所係甚重妾久病致

宗廟之祀
聖母之養皆

皇上獨任其勞中壺之事又無所統妾夙夜心不自安自忖薄福不可以忝斯位惟

大恩賜之間居別選賢德以位中宮妾餘生庶延永

上驚愕曰皇后何為出此言人病有愈時豈當妾思

命及此其勿復言數日后復申前請

上慰愈曰再三日皇后安意養疾近聞醫者言疾漸大向安勿妾思也一日

皇太后視后疾后請辭位就閒如請於

上者

皇太后曰媳婦何至出此言慎勿妾思他日又請

上及

皇太后如前請且曰

皇上春秋三十未有子嗣是妾所累也今既有疾不

上忖分引退

宗廟神靈豈祐之遂上表不聽自是屢請會貴妃生

皇子后喜請於

上立為皇太子文武群臣亦三上表請用立后力

上早定國本貴妃固辭曰皇后病瘡當有子

上以白

皇太后

皇太后曰其順輿情既立為皇太子后遂請立貴

妃為皇后外庭寢聞后遜位意文武群臣亦上表

請立貴妃為皇后貴妃固辭言皇后在余敢干大

分乎群臣復上表請

上手詔答曰夫婦人倫之本恩意兼厚方惻辭遜之

誠遽聞建立之請豈朕心所安哉不外庭皆聞

望貴妃固辭公侯文武群臣命婦合詞啓貴妃謂聖

子之生是天命有在天命不可違

皇太后之命不可違宜抑私已之謙早正中宮之

位此國家大事也貴妃又懇辭曰吾荷國恩寵榮

皇過矣非所願也

上以衆人之請聞於

皇太后

皇太后謂

謂上曰既有子為儲其從衆請

上遂勅禮部曰比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躬承祭
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閒朕念夫婦之義
拒之不從而陳辭再三——益加惓切從所志就閒
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昔

皇祖太宗文皇帝選嬪於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
於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為

皇太子群臣咸謂春秋之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屢

陳表奏

聖母垂訓命從衆請今冊貴妃孫氏為皇后爾禮部
具儀擇日以聞至是以金冊金寶立貴妃為

皇后冊曰朕惟

帝王之致理皆資內輔之得人成周之隆有太_如之

助貞觀之盛有文德之賢是以國本在家訓章典

冊母貴以子義著春秋有國常規其來尚矣朕躬

膺大寶統御萬方曷言化理之所先用正彝倫之

大分咨爾貴妃孫氏天賦柔順躬履純和言循圖

史之箴動中珩璜之節昔

皇祖之臨御以妙選而嬪予有靜貞恭慎之心有儆

戒相成之益儉而能勤有葛覃之德惠以建下有

摠水之仁奉上篤敬愛之誠率衆形肅雍之化暨

予嗣位之初爰升衆妃之長好德無斁益貴而謙
是生長嗣之良已正儲副之位特循公義進位中
皇宮今以金冊金寶立爾為皇后於乎以配宸嚴以

承之盛禮乎哉

宗祀以奉

慈闈之養以弘九族之恩以表正於宮闈以母儀
於邦國其任甚重汝惟欽哉惟誠惟敬為百行之
原惟儉惟慈為萬福之本一惟善德以異予治惟
寬厚以得衆心懋隆芳譽永膺天祿汝惟欽哉后
既拜受命退顧謂左右歎曰

天恩過矣吾心豈能安哉后山東鄒平縣人父忠自

太學生擢永城縣主簿永樂八年

太宗皇帝豫為

上擇配彭城伯夫人永城人今

皇太后母也言於

太宗曰孫氏為賢女遂選入宮命

皇太后育之時十餘歲天性真靜孝敬恭慎宮中皆

稱其賢

上已長

太宗皇帝選濟寧胡氏配

上又以孫氏賢命嬪于
上在宮中與胡氏相親如同產姊妹
仁宗皇帝臨御立

上為皇太子冊胡氏為皇太子妃并賜孫氏以配之
冠服

上即大位冊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胡氏之疾貴
妃視之尤厚故胡氏之退讓孫后之不居皆其誠
心云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尾跡有光起文
昌南行至太微西垣外

甲申

文武群臣命婦進箋賀

皇太后及

皇后 暹羅國王三賴波摩刺扎賴遣使臣柰汪德
事剝等來朝貢方物

賜鈔幣表裏及紵絲文綺有差 行在吏部尚書蹇
義等引奏擇退吏典人品鄙猥及曾犯贓私并不
諳文移者二百餘人當罷為民

上曰甄別賢否為治之要此輩無益於用汰去誠是
但慮今次所當汰者未必止此頗聞外間言古人
戒用吏今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於此卿等不

可不慎擇

乙酉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青白有光出參西行入

參旗

丙戌

勅諭行在吏部曰朕惟人君主宰天下生民之衆政
務之繁必簡賢才與之共理其銓選之法殿最之

皇方必屬有司以盡至公我

祖宗稽古建官選任賢良厥有成憲朕嗣大歷服率
由典章不以私昵干名爵不以小人間君子招徠

善類以安兆民庶幾阜成之效比隆前古咨爾吏

部實典銓衡夫官不必備貴在得人諸司官員舊

有定額今事不加多而額外添注紛紛俸位苟祿

偷安其可不革正乎吏員出身雖有定格徃時選

用麗慎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

淑慝一槩收用庶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

乎教詔求賄期得實才與共興理而各司所舉不

論才德或以親故或為貨利徇私濫舉假公濟欲

其可不覈實乎官之考滿績最者陞有貪污無恥

或罷軟無能苟積歲月均得超用何以辨清濁職

之大小必量才稱職或以權貴之言或緣親舊之
故不量所能悉授美職何以別賢否惟明惟公用
人之道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
不在爾其懋哉蓋庶官賢否係政治之盛衰閔生
民之休戚朕既付爾以銓選之任所選者君子斯
庶政又安民受其福有利於國家所選者小人則
庶事隳廢民受其殃歛怨於朝廷爾其慎哉君以
得賢為本臣以進賢為忠敬之敬之庶幾明良相
與共致太平之盛

諭行在戶部曰朕惟國以民為本以財為用地官卿

實掌之夫民之衣食本乎農桑種藝以時則地無
遺利游食有禁則務者多庶幾家給人足禮教可
興比者野不加闢民或流亡爾當念民生休養生
息之道財賦資國之用出入有節則國不至於空
匱調度有方則民不疲於轉輸京師充實足以馭
四方郡邑充實足以隘饑歉邊境實足以禦外侮
比年遠近困於輓運而京師歲計不足爾當審於
措置之宜倉廩所儲為奸人盜竊常數萬計豈無
關防之術爾其審之遣官催糧徃徃在外貪濁豈
無無公可使爾其審之商販之徒阻滯鈔法累累

禁約或通或塞而歛散之方何者為宜尔其審之
朕嗣承大統董正治官富民足國尤為切要書曰
政在養民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
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尔惟謹率其屬以倡民牧俾
吾民家有餘資人尚廉恥以弼予雍熙之治庶幾
明良相成之美欽哉

諭行在禮部曰朕惟聖人興禮樂以昭神化以正民
彝致治之道於斯為盛朕以菲德仰承先朝遺志
祖宗付畀之重主典神天表正萬邦而禮樂尤為切
要尚体予懷以諧尔職惟至敬可以格天地享鬼

神爾弼成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正心以正朝廷
百官萬民爾弼成之期於明德至治洞達幽明天
地以位萬物以育^九有寧謐四夷咸賓則我國家
祚隆萬世爾亦有聞於永久至若學校之政所以
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旌表孝節所以激厲民俗
必求其實行尚率乃屬夙夜匪懈用圖成績以昭
我國家文明^之盛毋循習故弊廢事瘵官以負朕
寵任之意欽哉

諭行在兵部曰朕為兵部掌天下之軍政其大要有
三選任軍官覈實軍伍脩飭馬政在京諸衛及在

外都司衛所舊皆選任得人所以舉無廢事人得其安比年衛所官不恤軍士誅求剝削甚重於豺虎以致亡逸軍伍多缺城池隳圯屯田徒有虛名邊境亦或無備其為都司者控制無法紀律不嚴每遇征調所至騷擾民受其害是皆所任非其人也今後都司及衛所正官必擇老成歷練足為表率者而後任之然人智愚賢否未易遽知惟公惟明乃可得人尔其審之天下軍伍已嘗分遣廷臣清理然有司有起解之明衛所無實在之數爾當明其覈實之法馬政領於太僕兵部實總其事孳

收調習舊制詳備歷歲既久不無廢弛爾當致夫修飭之勤蓋為國之道不以安而忘危故禦侮防奸貴備於無事之日謹斯三者其餘承襲優給閔津郵傳皆有定制尤須嚴飭屬吏遵奉行之必庶必勤革舊弊習使政清而務通允光汝績豈不偉哉朕志惓惓於武備汝深体之見諸實效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

諭行在工部曰朕惟工部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度民力因地利順天時以成國家之務夫天地生人雖有貴賤之分而好逸惡勞情無不同

過用人力則不堪命惟以身体人用人之力如已
力斯民不病焉國家用度皆出於民過用於上必
過取於下財匱民貧何以為國惟以身体國用民
之財如已出斯財不竭焉凡所興作審度緩急為
之節制以息民力以舒國用斯為良哉古者役於
農隙當思用之以時古者山林川澤有屬禁當思
取之有制今天下工匠數倍祖宗之世而畏避于逸者日多當思撫綏愛養之道
至若屯田水利之政皆有成法比年因循廢弛罔
聞實效當思興舉作新之方尔其懋哉夫侈用傷

財撻尅之端屬民徇欲歛怨之階書曰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節用所以愛民愛民所以愛國大臣之
職以道事君尚率尔屬惟公惟清輔予于治庶幾
明良成之相美欽哉

勅諭行在五軍都督府及北京行後軍都督府曰自
昔聖帝明王御天下所以治亂禦侮安內攘外為
久安之計者必在嚴飭武備修明軍政朕惟恭

天命嗣守鴻圖夙夜究心拳拳於此今兵政之本係
於五軍五軍能脩其政令以表率天下都司衛所

使各理其職則武備克實足以壯中國服四裔天
下國家永永安靖爾等皆皆先朝舊人托任匪輕而比年以來軍政不修中外一
轍為將帥者不愛恤軍士為軍士者率怨苦將帥
蓋由剝削不已虐使無厭致其衣食窘乏骨肉不
保以幸逃皆其所迫而隊伍空虛器械損敝城池頽
圯邊備不固屯種徒擁虛名兵倉常不給足猝有
警急何以措應此皆將帥怠慢縱恣之所致也夫
衛者所之表都司者衛之表都督府者都司之表
表正則影正源潔則流清可不慎哉自今宜勉思

國家所以委任之重戒因循苟且之失革宴安玩
愒之弊端乃心敬乃職勤乃事實軍伍輯士卒足
兵儲理邊務完固城池繕修器械精訓練務屯種
深思其方必臻成效勿為貪刻以失士心勿為欺
罔以失臣節必廉必公無慢無怠庶幾武備不弛
軍政修明保邦衛民得其實用非徒國家之有賴
尔等亦永膺祿位延及子孫不然溺於積習之陋
不圖煥革非徒無益國家夫謹人罰於汝不貸汝
惟欽哉

諭行在欽依諸衛親軍指揮使司曰我國家置親軍

指揮使蓋侍從腹心之任甚不輕也自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聖聖相承親軍更番宿直具有條制訓練
恤養育之成規而比年掌衛事者不知所重玩愒
苟且漸習成風軍士逃亡者不補器械散壞者不
修隊伍十虛六七軍容殊無可觀以此守衛防閑
何由振作警肅推究所由蓋是指揮千百戶務私
背公剝削不已下不堪命乃至亡逸又取強壯者
後於私家老弱者令其輸直積弊如此既往姑容

繼今宜革心易慮改過自新為指揮千百戶者必
愛恤士卒如父兄之於子弟察其飢寒念其勞苦
訓練有方統馭有法守衛必謹閑防必嚴夙夜之
間毫髮無怠鎧冑衣甲一應兵器悉須鮮明堅利
幼弱老疾之人不許以備宿衛如此則居守有賴
糧之固扈從皆^精壯之才庶不負朕所任苟或不
悛舊習而徇私玩法怠廢厥職則國有明憲朕不
爾貸尔其欽哉

戊子
封張懋^承為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真人

領道教事懋承成真人字清之侄字清無子以懋
承嗣行在禮部為之請封故從之 建彰德衛指
揮王友友在彰德狼戾貪虐所為多不法

上數遣勅戒諭之友不悛至是河南按察司奏友及

彰德衛指揮千百戶不出郊迎

詔書開讀之際又不隨班行禮

上曰此皆王友所為非指揮等之過特命赦指揮以

下罪遣人械友赴京

己丑

陞行在錦衣衛正千戶岳謙為指揮僉事 省行

在鴻臚寺卿楊善少卿劉順賈序寺丞焦循罪蓋
所引謝恩之人衝突御仗為監察御史所劾
上命錦衣衛執之已而宥之

庚寅

日生交暈及左右珥背氣戟氣色青赤交暈色黃赤

皆鮮明

命周思得為履和養素崇教高士 哈密忠順王

答失里遣使臣滿剌亦蛮忠義王脫勸帖木兒遣

使臣捨黑馬黑麻等貢方物

壬辰

勅諭北京刑部曰朕惟京畿國家根本所係興理之
道養民為先朕嗣承大統仰惟

祖宗子育之心夙夜拳拳尔北京刑部實總畿內之
郡邑以宣政化以共國用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
於科差貧富困於冒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
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費耗常十數倍加以郡邑官
鮮得吏肆為奸徵收不時科歛無度假公營私獎
不勝紀以致吾民衣食不給轉徙逃亡凡百應輸
年年逋欠國家倉廩月計不足尔惟行移文書以應

故事民之休戚藐不在心為臣如此朕何賴焉自

今應差科爾宜審度緩急無一槩逼迫務以舒民
力裕民生為心郡邑官吏有廉能愛民或貪汙不
律爾宜詢察覈實以憑黜陟或權豪勢要玩視公
法肆為民患者爾宜具以實聞以憑處治朕為天
下主思與四海同樂雍熙而况畿甸之內乎爾惟
體朕斯意謹率乃屬輔予于治若徇於弊習深廢
事殃吾民者國有常憲朕不食言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李純等四川東川軍民府故
土官知府阿德妻攝克等來朝貢馬及方物

在吏部左侍郎郭璉等奏尚寶寺丞蹇荃少師蹇
順義之子初奉

先朝命食祿不視事今三年考滿無事蹟考其稱

否

上曰此

皇考特恩但今後復任不必考亦與勅命示警飭之

意

上聞行在三法司所上繫囚罪狀諭之曰凡人命及
情罪重者如律其謀逆知情故縱及謀叛家屬皆
宥死發戍遼東婦人有夫與子者隨住無者送浣

衣局盜內府財物與監守自盜常人盜倉庫錢糧
官馬等物追所盜物俱宥死發戍口外受財枉法
及犯榜例死罪宥死并徒流以下論輕重如例罰
輸作凡工匠流徒罪以下各論年限輸作是日決
遣四百餘人夜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光燭地
起即將旁北京行至貫素

癸巳行在禮部尚書

山川風雲雷雨城隍旗纛等神及歷代帝王陵寢

先聖先賢忠臣烈士有功德及民載在祀典者每
歲春秋致祭所以崇德報功為民祈福今各處廟

宇壇壝頽敗不修祭器損壞不備有虧事神之道
宜令天下有司於農隙脩理依期舉行祀禮又言
在外府州縣舊設惠民藥局洪武間官置藥材令
醫官醫者在局凡軍民之貧而病者給醫藥今雖
有醫官醫者而無局舍藥材宜令有司亦於農隙
修藥局遵洪武之法行之庶不負朝廷惠恤軍民
之意從之仍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視一代王
桂奏承運殿及廚庫吏勅武安侯鄭亨以軍衛有
司於農閑時月斟酌興造不可過用人力惟適中
而已迤北和寧王阿魯台遣使臣脫脫赤等四

百六十人來朝貢馬及方物

上諭行在工部曰畿內百姓採運柴薪聞甚艱難自
今止發軍夫於白河渾河上流山中採伐順流運
至通州及蘆溝橋積貯以供用可少蘇民力又曰
聞光祿寺散麥令民作麪麪少責償民不勝擾其
令侍郎蔡信相度皇城外河及西湖作水磨三所
村光祿庶免勞民

甲午

周王有燉奏欲建本府宗廟請廟式祭祀等儀及
母妃馮氏封謚書臣等曰古者宗廟不可闕者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此皆於禮不可闕者廟制及禮儀爾須詳考制度封謚今翰林院定擬嗣靖江王佐敬暨弟奉國將軍佐敏奏生母耿氏李氏未有封號乞降恩命

上曰宗室能崇孝道是美事命行在吏部給誥命皆封為靖江悼僖王夫人一行在戶部奏本邦故宣慰使罕線法從子罕門法遣人進宣德元年歲納差數銀至京違期請罪之

上曰蠻夷不必以中國之法律之其勿問所遣頭目令禮部賜賚遣還定陝西西安府納米贖罪例初

隆平侯張信等奏近因岷州邈州河州臨洮四衛軍儲不足行在戶部奏准以陝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并所屬軍衛有司雜犯死罪及徒流以下罪囚自備糧米運赴岷邈等衛輸納贖比陝西三司間數囚人五百一十四名通運米三千一百五十九石五斗已經三月無一人至者究其所自陝西去岷邈等衛路遠崎嶇車牛艱難又况無官監督以至囚徒延緩乞勅法司比舊加增米數令原問衙門監收追徵於西安府永豐盈倉納足照例發

遣後回籍

上命法司議至是行在刑部尚書金純等請如所言
加米之例死罪十六石流罪十三石徒罪十石杖
罪八石笞罪五石從之貴州按察司使致仕胡器
卒器字士璉江西新淦縣人洪武中由國學生授
普安軍民府通判練子寧薦其賢陞陸泉州府知
府時郡積弊政器一切革之而興利於民父老劾
望謁見必使誨子弟遷善遠罪郡中翕然從化每
判死刑及徒配案輒悄然心憂曰吾為民父母不
能導之善是吾過也郡諸生久廢學器申教養之
令而躬督之諸生駸駸有成召修永樂大典民者

有號泣送之者泉後更數守其民思器而已蓋其
治民撫恤如子養之教之惟恐或傷陞貴州按察
使器治尚寬簡而法不可原者亦不貸民夷咸敬愛
之三年入覲年七十一乞致仕從之歸未幾卒器
為人和厚簡重言必循禮而持行有恒云
乙未

王寧化王濟煥奏婚期在近而器用未備乞以晉府
舊所貯者分賜之一
上勅鎮守山西都督李謙及山西三司官同閱晉府
舊造輜乘帳幔裯褥牀榻及諸什器凡郡王所當

用者與之以足用為度鎮守定州等處都督余
上事馮興奏真定衛北門城樓頽塌及保定城門四
隅俱無樓鋪乞勅二處衛府量撥軍民繕治

上命秋成後用委各處衛府量撥軍民繕治

丙申

以明日清明節遣鄭王瞻埈祭

長陵

獻陵

丁酉

成山侯王通遣送交趾頭目黎少穎進表至京其

詞曰安南國先陳王臣明三世嫡孫臣陳嵩及頭

目臣黎利奏竊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昔當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臣祖日燧首先入貢特蒙褒

寵錫以王爵自是世守封疆朝貢罔缺頃因黎氏

篡逆

太宗文皇帝興師問罪克平之後詔求陳氏子孫奉

宗祀蓋陳氏子孫先為黎賊殺戮殆盡其有存者

皆奔散遠徙是以時常詔求未得遂建郡縣以撫

人民臣嵩其時竄在老樞不過苟延殘息豈意國

人追思臣之先臣通臣還國不得已強而從之臣
以宣德元年還至故土本國之人以先臣之故多
見順附臣昨遣人奉表及黎利等具書詣總兵官
安遠侯柳升處乞轉達十二天聽陳情請命又遣黎利父子率大小頭目恭詣總
兵官成山侯王通軍門陳情請乞退師以全小國
生靈蒙准所請擬於本年十二月初一日班師臣
自知負罪深重進退兩難然臣竊自思惟

天地之心之於萬物雖有雷霆之怒而生生之意常
行於中父母之於衆子雖有笞扑之教而鞠育之

恩實存其內是以人有疾痛則未嘗不呼天呼父
母此臣所以不能不瀝懇陳詞以伸哀籲者也伏

望

皇上依

太宗文皇帝訪求陳氏子孫之詔念臣祖宗首先入
貢之誠赦臣丘山之罪寬臣斧鉞之誅使臣得以
嗣服南荒輸貢

天闕非獨臣一身一家之幸實一國生靈之幸非獨
一國生靈之幸而臣之祖宗亦霑天恩
天恩於地下矣臣惟銘心刻骨效順輸忠恭修職貢

永篤無已今將代身金人銀人齋捧謝罪表文及
方物遣頭目黎所謁等齋捧謹昧死奏聞 日生
天暈隨生交暈黃赤鮮明及戟氣二道

戊戌南無

土魯番城千戶他力麻敏何禿等來朝貢毛刺部
人屬忽打罕等來歸皆奏願居京自效命為指揮金
皇事所鎮撫等官賜冠帶金織罷衣綠幣銀鈔絹布
鞍馬有差仍命有司給與房屋器皿牛羊等物如

例

賜暹羅國使臣柰注德事剝等四十二人鈔綠幣及

絹布有差賜柰注德事剝等冠帶金織罷衣仍命
齋勅及紵絲鈔羅絨線等物歸賜其國王及妃命
行在禮部遣人護送至廣東布政司遣歸行在
禮部尚書胡濙言近奉勅諭學校之官所以立教
興賢必求其實效臣欽遵

聖諭以近時學校之弊言之天下郡縣學應貢生員
多是記誦文詞不能通經無以資質鄙猥不堪用
者亦多此皆有司不精選擇教官不勤教誨是以
學業無成徒費廩饌今擬移文各處巡按監察御
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

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附近布政
司直隸發附近府州充吏二十以下鄙猥無學者
追還給過廩米罷黜為民其增廣生員在京府學
六十名在外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
名若民少之處縣學不拘此例凡存留者必選聰
敏俊秀能通文理者充數其才質魯鈍容貌鄙陋
不通文理并額外多餘俱黜為民不許徇私將有
學者黜退無學者濫收其選在學者務遵洪武中
卧碑後師徒勤學有司一依洪武舊制優免差徭若
學舍傾頽即為脩理提調官教官必親躬激勸嚴

加訓誨務在成材以備貢舉庶不負朝廷建學育
才之意從之 掌彰德衛事都指揮王友奏於西
門外濠上得矢上繫祥符王與趙王書約為不軌
初友在彰德嘗以兵圍趙王府阻遏府中人不得
出入王奏之

上降勅且責友會友以不迎詔被劾乃遣人械繫以
來友尚未知也及得此奏 上疑友衝趙王故為此以間之促命法司執而罪之
又曰書既云自祥符來必得祥符面詢事乃可明
遂錄友所得書示周王有燬而召祥符王有燬

文武群臣合奏成山侯王通等不應擅與叛首黎
利議和棄城退師當差人星馳赴京師明正其
罪黎利亦不應寬宥宜發兵討之上曰黎利罪之
上曰通等旦夕至矣不必差人朕非為宥利但憫念
土一方生靈故曲從寬貸耳免四川瀘州戶絕田
糧三千七百七十七石有奇

己亥上曰黎利罪之
遂平王妃李氏薨遣中官賜祭命有司治喪是夜東嶽泰山神廟災
庚子上曰黎利罪之

靖江王佐敬奏先鎮遠侯顧興祖奏嘗調護衛官
命軍從征後奏取回脩理山川等壇尋復調從征今
都督山雲也索補亡沒軍士之數緣護衛軍少乞
免補從之上曰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奏趙王高燾
歲賜鈔十萬貫今當如例上曰當遣內官一人送去不可慢也
賜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所遣官鄭釗等鈔綵幣表
裏釗等來賀上曰當遣內官一人送去不可慢也
萬壽聖節後期行在禮部援例奏減半賜之上曰邊方道遠不足與校不可減

辛丑

命金吾左衛都指揮同知錢義仍守薊州關口齊州衛指揮使李林仍守綏德俱以有罪遇赦復職

也

賜和寧王使臣脫脫赤等四百六十八鈔綵幣及絹

有差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尾跡有光出天

市東垣西行至雲中

壬寅

命行在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張瑛郎中陳敬

為正副使持節封秦懷王庶長弟富平王志潔為

秦王妃陳氏為秦王妃以懷王無嗣故令弟嚴其

爵命行在吏部右侍郎黃宗載鴻臚寺丞焦循為

正副使持節封唐定王嫡次子瓊烜為唐王庶次

子瓊輝為新野王豐城侯李賢通政司右叅議何

懷輝為正副使持節封瀋王嫡第四子恪煇為黎

城王第五子恪焄為稷山王第六子恪煜為沁水

王第八子倍焯為沁源王田南城兵馬副指揮韓

學女為武鄉王妃永康侯徐安吏部郎中畢昌為

正副使持節封楚昭王第十子孟炬為江夏王楚

王孟炘庶長子季規為武陵王命崇陽王孟煒弟

二子名季填永安孟烟第三子名季塾通山王孟燦庶長子名季垺第二子名季塗通山王孟燦庶長子名季堂及周王有燉弟汝南王有勲庶次子子燦俱為鎮國將軍汝南王庶長鎮國將軍子燿妻谷氏燦妻王氏皆封夫人給以誥命冠服封楚王孟燦長女為新化郡主配金吾後衛指揮劉勲弟獻命獻為儀賓賜之誥命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禧大理寺左寺丞楊復為正副使持節兩太原左衛指揮王玠女為寧化王妃

癸卯

望給楚府新化郡主及儀賓劉獻歲祿共八百石於湖廣稅糧內支米五百石小麥三百石 頒選武

臣條式

上嘗諭行在兵部曰典兵之職所繫甚重自今凡都司官及衛所正官必擇老成歷練足為表率者任之然人之智愚賢否未易遽知惟公惟明乃可得人宜盡心於此至是尚書張本言內外軍職不下九萬餘人有見任者有多餘者有老疾優給者有操備未經任事者有犯罪立功或調除者有親屬罷替者必加清理庶知其詳今擬定選條式付與

各官其條式一脚色二狀貌三亦行四封贈五襲
廕令各具年甲狀貌及初從軍來歷所^建勲勞得
官之詳及今有無殘疾仍從親管官及同僚同隊
并首領官保勘回報取其歷練有才智者擢用之
庶幾得人
上從之曰此但可稽其履歷若選將任賢尤當詢察
其實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言欽奉勅旨倉粟
之糧為奸人盜竊常數萬計當加閑防之術謹
遵
聖諭究其作弊之端皆下類者私通官攬人等偷盜

又或攬納虛收亦或冒支倍出所以虧耗為數不
少犯者雖皆問罪不悛者仍蹈前非而北京各倉
尤甚今擬內外衛所倉各就一處各築垣墻每倉
各置一門榜曰某衛倉屋三間為一廩廩復置一
門某衛某字號廩若收支之際驗是納戶及應關
糧之人許入餘人不許其斗斛準洪武中制度官
為較勘印烙木籌於上列年月及提調官吏姓名
上青下紅亦用印烙凡斗斛籌非官印烙者不用
私造者問罪京倉每季以監察御史戶部屬官錦
衣千百戶各一員往來巡察各倉門以致仕武官

二員率老幼軍丁十人守把倉垣牆外置冷舖以
軍丁三人提鈴巡警其致仕官半年而更外倉令
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設法關防巡按御史常加點
視比內外倉庫軍民偷盜官吏斗級通同者被人
首告得實正犯處斬仍追所盜糧全家徙戍邊衛
給其家產一半賞首告者嘗同盜後能首者免本
罪亦給被首者家產之半充賞其攬納虛收及虛
出通關者罪同偷盜

上從原告言命揭榜中外戒約

賜哈密忠順王使臣滿刺亦蠻忠義王使臣捨黑馬

黑麻等鈔絲幣表裏紵絲龍衣有差又遣中官賈
勅及線幣金織文綺衽賜二王并王子頭目人等
古里河等衛指揮僉事鬼迷等來朝奏願居遼
東自在州賜金織龍衣絲幣紗布仍命遼東都司
給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巡撫陝西少師隆平侯
張信等奏請令戶部召商於陝西布政司納米中
鹽以廣儲蓄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四川鹽每引
二斗

上命尚書夏原吉議擬以聞又命之曰忠勇王金忠
部屬韃官都指揮把罕等七十七員南京應支俸

米非其便外夷來歸者當優其米皆於北京支給
應折鈔者亦於順天府課程內支免山西被災
處夫役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人夫在京
用工者今當更代

上曰山西去年旱人民艱食者多自給未能安可役
之凡被災之處一切停止見後於京者即皆遣還
神武前衛衛鎮撫夏尚忠盜倉糧當斬令毋奏
乞充軍贖罪

上諭行在三法司曰罪不既寬豈可苟免此輩肆無
忌憚不斬之則犯者愈衆其處決如律

甲辰

賜四川東川軍民府故土官知府阿得妻攝克及把
事人等鈔有差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應天等
府宣德元年孳生馬駒及所償陪一萬四千五百
六十一匹宜與直隸淮安等府州縣新編人丁并
未領馬市民及已死種馬之家孳牧餘有牧駒則
與在京各衛所官軍騎操病馬悉與各衛餘丁牧
養其順天等七府人民見養種馬并宣德元年以
前孳生馬駒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而原
編養馬止有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九丁今考

其中有馬已他給及已死未補又有新出幼之人
堪養馬者共二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三丁俱未
闕馬宜從新編排及時孳牧除遷民及謫戍為民
者如舊各養壯馬一其初土民二丁養壯馬一今
於多餘人丁內仍添一丁助之請即委官搭配印
烙與餘有壯駒仍付原養之人今後應俵者如例
分於山東河南附近州縣又言壯馬有病合會同
群之家共治死則同償若因走失及別故致死養
者自償
上悉從之

乙巳

長安郡王薨主秦愍王之女嫁儀賓茹鑑計聞遣
中官賜祭命有司營葬事

賜朝鮮國貢使李純等宴 行在戶部辦事官劉誠
工部辦事官李春以公差費奏贖復命撓越班次
舉止失措為糾儀御史所劾錦衣衛執之

上問何官行在吏部臣對曰辦事官吏之冠帶未授
職者

上曰彼何嘗趨朝識奏對之序命宥之 守黃崖等
闕都指揮錢義因求姦逼人死事覺行在都察院

請逮問

上曰以都指揮為此事是無恥人也罪之如律

丁未

選致仕武臣任各衛所事先是行在兵部尚書張
本言各處衛所缺官

上曰武臣致仕以疾去職者皆老將屢經戰伐有智
識今雖年邁然其中堪任事者尚多終非年少可
及其與英國公及五府六部都察院官公同選用
至是得營州中屯等衛指揮使戴英等七百四人
堪任職務其不堪任事者一百四人以聞

上命堪用者注各衛任事不堪者令於南京及原籍
給俸優養 調武德衛指揮同知韓敬任彭城衛
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九百九十二人先是有
言工匠多老幼殘疾不堪役者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老幼殘疾不堪役者
屢命爾放免而仍一槩拘後有仁心者不如此其
速闕驗放遣之至是始以名聞遂悉免之 夜有
流星大如碗色青白光燭地起為陳東北行至八
穀

戊申

命故金吾左衛指揮使王貴保子智濟州衛指揮僉
事孫成子禎燕山左衛指揮僉事杜貴子能俱襲
職金吾右衛指揮使徐順濟陽衛指揮使劉興俱
老疾命順子貴興子深代之

賜朝鮮國使臣李純等鈔絲幣有差 行在禮部尚
書胡吳濂奏南京北兩京國子監齋舍庖庫皆敝教官
怠慢學規廢弛請加飭勵

上曰齋舍廚庫即令工部修葺師生怠弛朕當有以
督勵之 行在戶部奏開平糧料不足請蒞在京
軍民於宣府運二萬石接濟從之 行在兵部引

奏軍官比試武藝不中者請加罪之

上曰此輩不思前人立功艱難平居懶惰不習所以
臨事失錯凡人立軍功皆由勤於武藝懶惰未有
能成者且定限令回習熟若再試不中皆罪之

庚戌

遣使以

皇明祖訓及勅符底簿送代府先是代府火宮宇冕
服譜系祖訓勅符底簿俱焚代王桂奏請頒賜於
是先以祖訓勅符底簿給之行在工部製冕弁袍
服別遣人齎送

辛亥

行在禮部奏昨周王有燉奏請廟制及祭祀禮儀
請令工部從宜修建先具圖式以聞俟農隙興工
陞行在羽林前衛指揮同知失剌班為指揮使
給開平備衛官軍信砲

壬子

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請以南京
月支學士俸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楊榮請以太子少傅俸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請以太子少保俸戶部尚

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請以尚書俸俱於本貫
官倉關支以給其家皆從之

